

林慶彰·蔣秋華◎編

中國文哲  
專刊

11

# 姚際恆研究論集

〈中〉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



姚際恆研究論集

林慶彰、蔣秋華◎編

〈中〉

ISBN 957-671-407-9



9 789576 714078

林慶彰  
蔣秋華 編

# 姚際恆研究論集(中)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中國文哲專刊①

# 姚際恆研究論集(中)

編者 林慶彰、蔣秋華

校對者 黃智明、黃智信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一二八號

電話：(〇二)七八八三六二〇

印刷者 長達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西園路二段五〇巷四弄二號

電話：(〇二)三〇四〇四八八

傳真：(〇二)三〇八六八二〇

定價 全套三冊 平裝一〇〇〇元  
精裝一二〇〇元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九十年九月再版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 一 套精裝：ISBN 957-371-406-0
- 一 套平裝：ISBN 957-671-407-9

# 姚際恆研究論集 目次

林慶彰、蔣秋華編

## 中 冊

### 《詩經通論》研究

姚際恆《詩經通論》述評	陳 柱	三四一
關於《詩經通論》	何定生	三六三
《詩經通論》序	顧頡剛	三七一
北泉圖書館叢書第一集提要——《詩經通論》十八卷	堯	三七五
《詩經通論》簡評	胡念貽	三八一
姚際恆的學問（下）——關於《詩經通論》	村山吉廣著、林慶彰譯	三八五

續記姚立方《詩經通論》	……	錢穆	四一七
姚際恆《詩經通論》評介	……	趙制陽	四二三
姚際恆《詩經通論》提要	……	趙沛霖	四六九
清代傳統《詩經》學的反動	……	李家樹	四七九
姚際恆《詩經通論》之研究	……	李景瑜	五三九
姚際恆對朱子《詩集傳》的批評	……	林慶彰	六四五
姚際恆對《子貢詩傳》、《申培詩說》的批評	……	蔣秋華	六八三

《詩經通論》研究





# 姚際恆《詩經通論》述評

陳柱

近閱顧頡剛《古史辨》，載有胡適詢姚際恆著述書及顧頡剛答書，知姚氏著述除《偽書考》外，其餘世皆罕見；即胡、顧二氏世稱爲博洽者，於姚氏所著所謂《九經通論》亦概未得寓目也。余案上適有姚氏《詩經通論》一書，蓋十年前得自門人陶守中者。則余雖未盡得其《九經》之著作，而得覩此一經，亦可喜矣。姚氏學術之大略已可見其一斑矣。以其書，爲時流所重，而世罕傳本，故略爲論述焉。

《詩經通論》鐫版於道光丁酉，藏版於鐵琴山館，書首有鄂山、蘇廷玉、周貽徽三序；又有韓城王寶珊之序，題云：《新刻詩經通論序》，蓋此書即王氏所刊也。茲先節錄王氏序文，以見此書之來歷。

余髫齡就外傳，張篠原師首以《毛詩》訓。漸長，稍解字義；每讀《蓼莪》、《風

雨。諸章輒有所感，欲歌欲泣，不能自己，而於他詩雖習誦，而仍無所悟；竊以爲詩之感人或然或不然耳。嘉慶癸酉秋，霖雨浹旬，書樓滲漏，重整舊籍，移置他所；於時得《詩經通論》十八卷，伏而誦之，如歷異境，如獲奇珍。始悟向者讀《詩》，但以備取材之路，即世所謂傳體註、《大全》亦祇訓詁字句，與興觀群怨之旨，究無當也。先大父文端服官四十年，他無嗜好，獨於書籍，收羅殆遍，購藏凡數十萬卷，而此書獨有鈔本，意或刊行者偶未之見。洎通籍入詞館，供職餘暇，每於坊肆，留心物色，欲再購以備考訂，而卒不可得；藏書家亦迄無知者，余益什襲珍之。偶於友人聚談時，拈一二章說之，聽者欣然，以爲得未曾聞。由於勸余付梓者頗衆，余亦慨然思肩其任，數年來，輜車馳驟，未遑也。今歲試竣，旋錦官，新秋薦爽，居多間晷，檢行篋出此，悉心讐校，並命子福徵襄其事。兩閱月而輯定無訛。亟付鋟工，以廣其傳。（下略）

末書「道光十七年，歲在丁酉，季秋上浣，韓城寶珊王篤謹序於四川督學署」。考姚氏〈自序〉，署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冬十月新安首原姚際恆識。則此書之成，至付梓時，已

歷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四朝，閱一百三十餘年矣。王〈序〉自稱，藏書數十萬卷，此書爲鈔本，當時求印本亦不可得，又不言有《周禮通論》等；則所謂《九經通論》者，在王氏時，除《詩經通論》外，餘亦必已甚少傳本；至今恐未必尙在天壤間矣。書生辛苦著書，成就如此，竟付湮滅，惜哉！惜哉！至其書之價值，則桂林周貽徽之〈序〉，論之頗詳。其言曰：

余與寶珊先後入詞館。嗣復同在諫垣。癸巳冬，余外補來蜀。明年，寶珊來視學。公餘過從益密，寶珊通經術，尤善說《詩》，每出一語，輒非恆解；余謂匡鼎說《詩》，解人頤，今乃於君見之，毋亦有枕中秘耶？寶珊因言家有姚氏《通論》藏本，行且付梓，以廣其傳。越日，手一卷見示，余讀之而躍然曰：今而知讀書貴乎能疑，非能疑之貴，貴乎疑而能自析其疑，並能以釋人之疑。即以〈關雎〉章言之，《序》以爲后妃作，《集傳》則以爲宮人作。朱子非有所受之也，心疑之，而因以析其疑已耳。今姚氏不以《序》爲然，並不以《集傳》爲然，抑豈有所受之耶？心疑之，而因以析其疑已耳。吾人讀古人書，未嘗不竊有所疑；然

重視古人，不敢排擊；非不敢也，不能也；偶獲創解，而不能貫串全書，綜覆衆說，自成一家，則平日之竊有所疑者，與無所疑者，何異？若姚氏者真善疑者也。夫姚氏善疑古人，安知後人又不以所疑疑姚氏。然姚氏之疑，自諸家啟之，析其疑而姚氏之心一快，人之讀是書者，亦爲之一快。後人有善疑者，倘復自姚氏啟之，析其疑而後人之心一快，而姚氏亦可以無憾也。夫姚氏豈以排擊爲能哉？天下之理無窮，人心之靈不蔽，亦惟其是焉已耳。亦存乎人之好學深思已耳。若姚氏者真善說《詩》者也。寶珊言姚氏固六義之功臣，諸家之諍友；先生此言，亦姚氏之知己矣。即以此言序此書，可乎？余曰：諾。遂錄之。道光丁酉仲冬，桂林周貽徽拜序於錦江齋署。

觀此（序），則乾、嘉之際，漢、宋兩派學者篤信師說，正氣勢極盛之際，而三數學者不以學術爭鳴於天下，而心知其非，刊印古籍以獨行其是者，亦未嘗不有其人在也。其云：「夫姚氏真善疑者也。夫姚氏善疑古人，安知後人又不以所疑疑姚氏。然姚氏之疑，自諸家啟之，析其疑而姚氏之心一快，人之讀是書者亦爲之一快，後人有善疑

者，倘復自姚氏啓之，析其疑而後人之心一快；而姚氏亦可以無憾也。」此語可謂深能道出懷疑派之客觀之精神，非今日之懷疑者專欲攻擊人，而不許人之評論己者，所可同年而語也。

姚氏此書共分十八卷，連卷前一卷，實十九卷。其目錄如次：

《詩經通論》目錄卷前：〈詩經論旨〉、〈詩韻譜〉；卷一：周南；卷二：召南；卷三：邶；卷四：鄘、衛；卷五：王、鄭；卷六：齊、魏、唐；卷七：秦、陳、檜、曹；卷八：豳；卷九—十二：小雅；卷十三—十五：大雅；卷十六—十七：周頌；卷十八：魯頌、商頌。

茲先錄姚氏〈自序〉以見作書之宗旨。其言曰：

諸經中《詩》之爲教獨大，而釋《詩》者較諸經爲獨難，曷言乎《詩》之爲教獨大也？《易》、《詩》、《書》皆夫子前所有，夫子一言《易》曰：「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一引《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如是而已。於《詩》異是，詔子曰：「學《詩》乎？」又曰：「女爲〈周南〉、〈召南〉矣

乎？」詔門人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其平日自論，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又曰：「興於《詩》。」又論《關雎》之義，又論樂而言《關雎》，言《雅》、《頌》，其與門人問答，及見于《孟子》之引其說《詩》者，且數十而未已焉。謂非夫子於《易》、《詩》、《易》三者獨重於《詩》不可也。間嘗竊窺之，《易》與《書》之外，不復有《易》與《書》；即夫子《春秋》之外，亦不復有《春秋》。後世之史，固與《書》異禮，揚雄《太玄》、王通《元經》直妄作耳。是彼三經者，一傳不再。惟《詩》也旁流而為《騷》，為賦；直接之者漢、魏、六朝，為四言、五言、七言；唐為律，以致復旁流為么麼之詞曲，雖同支異派，無非本諸大海；其中於人心，流為風俗，與天地而無窮，未有若斯之甚者也。夫子之獨重於《詩》，豈無故哉？曷言釋《詩》為獨難也？欲通《詩》教，無論辭義宜詳；而正旨篇題，尤為切要；如世傳所謂《詩序》者，不得乎此，則與瞽者之俛俛何異？意夫子當時日以《詩》教門人弟子，定曉然明白，第不知載在簡篇而失之，抑本無簡編而口授也？其見於經傳，

如所謂《詩序》者，略舉言之：《鴟鴞》之爲周公貽王，見於《書》；《載馳》之爲許穆夫人，《碩人》之爲美莊姜，《清人》之爲惡高克，《黃鳥》之爲殉秦穆，見於《左傳》；《時邁》、《思文》之爲周公作，見於《國語》；若此者，真《詩》之序也。惜其他不盡然。意此必孟子時已亡。說者咸謂孟子釋《北山》必有所本。予謂非也。此亦尋繹詩意而得之。不然，胡爲有「以意逆志，是爲得之」之訓乎？自東漢衛宏始出《詩序》，首惟一語，本之《詩傳》，大抵以簡略示古，以渾淪見該；雖不無一二宛合，而固滯膠結，寬泛填湊，諸弊叢集；其下宏所自撰，尤極蹇駁；皆不待識者而知其非古矣。自宋晁說之、程泰之、鄭漁仲皆起而排之，而朱仲晦亦承焉，作爲《辨說》，力詆《序》之妄；由是自爲《集傳》得以肆然行其說，而時復陽違《序》而陰從之；而且違其所是，從其所非焉，武斷自用，尤足惑世；因歎前之遵序者，《集傳》出而盡反之，以遵《集傳》；後之駁《集傳》者，又盡反之而仍遵《序》；更端相循，靡有止極；窮經之士，將安適從哉？予嘗論之：《詩》解行世者有《序》，有《傳》，有《箋》，有《疏》，有

《集傳》，特爲致多；初學茫然，罔知專一。予以爲《傳》、《箋》可略，今日折中是非者，惟在《序》與《集傳》而已。毛《傳》古矣，惟事訓詁，與《爾雅》略同，無關經旨；雖有得失，可備觀而弗論。鄭《箋》鹵莽滅裂，世多不從，又無論已。惟《序》則昧者尊之，以爲子夏作也；《集傳》則今世宗之，奉爲繩尺也。予謂漢人之失在於固，宋人之失在於妄。固之失，僅以類夫高叟；妄之失，且爲咸丘蒙，以《北山》四言爲天子臣父之證矣。間觀《周頌·潛》之序曰：「季冬薦魚，春獻鮪。」本於不韋《月令》。明爲漢人所作，奈何玷我西河？世人固可曉然分別觀之，無事凜遵矣。《集傳》紕繆不少，其大者尤在誤讀夫子「鄭聲淫」一語。妄以鄭詩爲淫，且及於衛；且及於他國，是使三百篇爲訓淫之書，吾夫子爲導淫之人；此舉世所切齒而歎恨者。予謂若止目爲淫詩亦已耳。其流之弊，必將併《詩》而廢之。王柏之言曰：今世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所刪之詩，容或存於閭巷游蕩之口，漢儒取以補亡耳。于是以爲失次，多所移易，復黜《召南·野有死麕》及鄭、衛風，《集傳》所目爲淫奔者。其說儼載於《宋史·儒



林傳》。明程敏政、王守仁、茅坤，從而和之，嗟乎！以遵《集傳》之故，而至於廢經；《集傳》本釋經，而使人至於廢經，其始念亦不及此。爲禍之烈，何致若是？安知後之人不又有起而踵其事者乎？此予之所以切切然抱杞宋憂也。夫季札觀樂，與今《詩》次序同，而《左傳》列國大夫所賦詩，多《集傳》目爲淫奔者，乃以爲失次，及漢、魏攬入，同于目不識丁；他何言哉？我嘗緬思如經傳所言，可爲《詩序》者，而不能悉得；渺無畔岸，蠡之測海，其與幾何？又見明人說《詩》之失，在於鑿；於是欲出臆論，則仍鄰鑿空，欲喜新譚，則終涉附會；斂手縮筆，未敢昌言。惟是涵泳篇章，尋繹文義，辨別前說，以從其是，而黜其非；庶使《詩》意不致大歧，埋沒於若固若妄若鑿之中，其不可詳者寧爲未定之辭，務守闕疑之訓，俾原《詩》之真面目悉存；猶愈於漫加粉蠹，遺誤後世而已。若夫，經之正旨篇題，固未能有以逆知也。論成，因詳述釋詩爲獨難之故，且以志吾媿。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冬十月新安首原姚際恆識。